

# 敦煌俗文學中的漢高祖

## ——兼論 BD14665 卷背所抄之文本屬性

楊明璋\*

### 一、前言

筆者曾於「第九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發表過〈論敦煌文獻中的二篇漢皇故事之文本諸問題〉(2009年9月25、26日)一文，文中主要討論的除〈前漢劉家太子傳〉外，也論及 S.3457 的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，近來又在 BD14665 卷背為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擬名作「類書」的四則故事裡，見到了二則與漢高祖相涉，其中一則所述又正好和 S.3457 的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大抵相同，這對於學界在釐定 S.3457 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的文本屬性，<sup>1</sup>有一定的助益。而 BD14665 卷背的四則故事，除二則與漢高相涉，另二則分別為陽香、韓伯譽，蓋即楊香及韓伯瑜，本文亦一併討論之，以見其與其他文本的互文性，同時也能藉以論斷此四則故事的文本屬性。再者，敦煌文學中敘及漢高祖的文本，除了上述二種外，還有〈捉季布傳文〉、〈季布詩詠〉、〈漢將王陵變〉、Dx.2320「漢王與張良故事」等，本文將一併討論之，看看這些文本所形塑的漢高祖之形象為何？與史傳所述有何異同？另外，在敦煌類書中也可見到不少與漢高祖相關的敘寫，像是 Dx.970+Dx.6116+P.2635 的《類林》即有一則敘及漢高斬蛇，只

\* 楊明璋現職為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。

<sup>1</sup> 張弓將之擬名作「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(游學乞食)」，而作楊寶玉則作「劉季遊學乞食因緣記」。以上分見張弓：〈《英藏敦煌文獻》第五卷敘錄〉，收入宋家鈺、劉忠編：《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——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年)，頁129-144；楊寶玉：〈英藏敦煌文獻原卷查閱劄記(一)——《英藏敦煌文獻》擬名之「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」校議〉，收入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編：《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(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5年)，頁126-130。

是，它們大抵摘錄自史傳，對校勘、輯佚的意義較大，故本文不打算納入討論，僅論述時若有必要，則略及之。

## 二、S.3457、BD14665 二寫本中的四則故事之源流及其文本屬性

### (一) S.3457、BD14665 二寫本中的漢高祖故事之源流

如前言所述，S.3457 的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筆者曾撰文論之，並有校錄，為便於接下來的討論，茲再將之逐錄於下：<sup>2</sup>

5 昔時漢劉季遊學世間

6 昔時漢劉季<sup>3</sup>

7 昔未得天位之時，遊學世間之事。食時到一娘（婦）女家  
乞食

8 其婦

（9 金光明寺僧侶）

10 未得天位之時，遊學世間之事。食時到一婦女家乞食，其

11 婦人天（夫）出不在，即為客煞鷄造食供季。季食未訖，  
夫掣（壻），

12 來至，問其妻曰：「廳齋食者是阿誰？」婦對其天（夫）  
曰：「是遊學生，

13 隨緣新（親？）乞食，遂煞一小鷄子〔造〕飯。」夫主心  
惜此鷄，遂責其妻：「此非

14 我親，亦非我知識，是何因由此婦與煞鷄造食耳？」<sup>4</sup>

而 BD14665 抄有《春秋後語·秦語》，卷背則書寫了四則故事，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·條記目錄》云：「本遺書首四行上殘，尾十四行下殘。所抄為不知名類書，現存四條，第一條首殘。後三條分別為劉季嫂、

<sup>2</sup> 以《英藏敦煌文獻（漢文佛經以外部分）》的圖版為準，依其原本逐錄，並參張弓、楊寶玉之校本。

<sup>3</sup> 此本抄寫情形不佳，書體拙劣，且不時雜抄與此故事不相干的字樣，如此行後還有「金光明寺僧」等字樣，後還有之，不再贅述。

<sup>4</sup> 「由此」二字原卷漫漶，楊本作「由此」，張本則作「自止」，今姑從楊；耳，原卷亦漫漶，楊本逕以「口」代之，張本則作「行」，檢視上下文，恐不太適合，今姑且作「耳」。

楊香、韓伯瑜。詳情待考。」<sup>5</sup>就書寫情形來看，此一寫本較 S.3457 明顯為佳，只可惜前已殘，下部亦有缺損，故條記才說得保守。今先將它們亦彙錄於下：

- 1 [ ] □ □ □ 入室
- 2 [ ] □ 天子訪 [ ] 也，若欲得福
- 3 □ □ □ □ 不得，必其訪覓金 □ □ 見在卿 □ □ 得來，妻答  
曰：「昔
- 4 食鷄之客，留與夫主。」當時自知 □ 鷄，恐被誅責，謂其  
妻曰：「莫近，
- 5 此語欲覓我煞之。」妻曰：「君 □ 去，終不責君，當食鷄  
之時，君來
- 6 □ 妾將君惡言翻作好語。」夫遂因妻之言，將此金鈎帶
- 7 往 應之，漢祖封為上相位，遂謂此人曰：「卿之官由妻  
能言
- 8 而得也。」故語云：「婦人不合治人，是以貴人，卿之妻  
隨夫貴也。」 □
- 9 云：「能言能語，解人鈎帶，不解言不解語，坐生患害。」  
此之
- 10 為也。 昔劉季嫂，以季不作活計，心裏 □ □ 嫌，
- 11 季與客益食，其嫂遂將杓刮羹釜，云：「羹言盡。」季知 □
- 12 羹，心懷怨恨，後得天位，遂不與嫂子之官，嫂謂兒曰：  
「汝叔今治
- 13 國位，何不索一官？」兒遂用母之言，向叔乞一官，季遂  
封姪 □
- 14 刮羹侯，不識此官，歸來問其母，曰：「自省與季刮羹 □ □
- 15 之。」嫂遂往至季邊謝過，始封為淮南王，時云：「劉季  
□ □ □
- 16 之子為刮羹侯，此之為也。」 昔有陽（楊）香者，  
弘農 □ □ □

<sup>5</sup>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「條記目錄」，頁16。

- 17 父於田中採斫，被虎欲傷，喝聲大呌（叫），女在家聞父呌（叫），□□匍
- 18 匍奔走，乃見一虎欲傷其父，香遂捉虎兩耳□□□□
- 19 呌（叫）喚，天感其意，遂□□□奔走數里不傷，回顧□□
- 20 出《列女傳》。詩曰：「女中行□□陽（楊）香父在田忠（中），被虎□□□
- 21 女忽聞制匍走，然念□□免其殃。」
- 22 昔韓伯譽（瑜）者，南陽人也。侍奉□母，常慮衰弱，每□□□
- 23 跪於母前，請杖十下，歡喜和曰。母後衰弱，
- 24 啼泣向母流淚，百（伯）譽（瑜）再拜，跪而答曰：「尋
- 25 知母強壯，怪今杖譽（瑜）不痛，母力衰弱。」
- 26 伯譽（瑜）請杖不愁煎，為此長大却煩怨，
- 27 阿孃老弱不如前。

BD14665 所抄錄的第一則故事前半雖已殘，但從殘存的後半有：劉邦因食人一雞得天下後贈人金鈎帶及封上相位，知其殘缺的故事情節，大抵可以 S.3457 的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補足，且其敘事的語言也大致相似，唯二寫本書寫情況差異甚大，絕無以拼合。也就是說，此一完整的故事所敘述的，是劉邦未得天下時，遊學世間，向一婦人乞食，婦人殺雞款待之，待其夫歸，責婦人何必殺雞款待非親非故的劉邦，而婦人非但未將這番話告訴劉邦，反而在劉邦面前說夫婿如何良善寬厚，待劉邦得天下後以金鈎帶相贈，並封其夫上相。像這樣的故事情節，在載錄有漢高故事的古代其他典籍裡尚未見到，與之接近的，是據稱為班固所撰《漢武故事》的一則柏谷之遇的故事，筆者曾比較二者的異同，云：

二者最大的相似之處，就在於前者之婦女與後者之逆旅婦均殺雞造食給作客的漢高祖、漢武帝，而她們的丈夫又都不認同她們的做法。當然，其間的差異也是不少，包括：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敘述的是漢高而且是尚未稱帝的漢高，婦女殺雞造食供漢高是基於憐憫，她的丈夫則因捨不得雞而在得知後極為不悅；漢武柏谷之遇敘述的則是已即位而

微行至柏谷的漢武，旅店婦殺雞作食供漢武是因斷言眼前此人非常人，她怕一介莽夫的丈夫壞事，遂索性將丈夫灌醉。同時，後者較前者為完善，不但故事情節首尾俱全，而且敘事旨趣——勸諷漢武等在上位者知感恩、慎微行——也極為明確。<sup>6</sup>

當時之言大抵不差，但因僅看到 S.3457 的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，未見 BD14665 所述，故有部分說詞並不正確，如最末筆者提到敦煌本的此則漢高故事情節不完整、敘事旨趣不明確，今有幸得見 BD14665，故事情節大抵已完足，敘事旨趣則像故事之末所表明的，云：「故語云：婦人不合治人，是以貴人。卿之妻隨夫貴也。口云：能言能語，解人鈎帶，不解言不解語，坐生患害，此之為也。」主要是盛讚婦人能言能語、善解人意，且足以貴人、幫夫，其次有推崇劉邦不忘他人恩澤之意。

整體來看，《漢武故事》的漢武柏谷之遇演為 S.3457 與 BD14665 的漢高乞食婦人，應是民間傳說中很常見的張冠李戴現象。又《中國民間故事集成·河南卷》有一則「劉秀借飯」（鎮平縣），<sup>7</sup>敘述的是劉秀逃至南陽城北陳家村，遇送飯的鄧素貞，向她要飯吃，婦人提醒劉秀要留一半給幹活的人，他丈夫陳有義聽聞，訓斥老婆一番，說她只管飯多少，不管人家吃飽沒，劉秀大受感動，寫下「南陽路，陳家村，陳有義，鄧素貞，借湯飯，救命恩」等十八字，決定日後得志，定要厚報，只是劉秀得天下後，卻忘了此事，最終是做了補救。這則故事的主題和前述的漢武、漢高故事相同，都是一對好心的夫妻救濟了漢皇，漢皇事後也給予了封賞，只是救濟的漢皇又變為漢光武。

另外，再補充一點，我們雖說此則漢高故事未能於其他古代典籍中見到相關記載，但其中的「能言能語，解人鈎帶，不解言不解語，坐生患害」，仍可在漢代史游《急就篇》、明代范立本《明心寶鑒》見到。《急就篇》云：「坐生患害不足憐。」又注云：「干紀速辜，人所同嫉者也。」<sup>8</sup>《明

<sup>6</sup> 拙著：〈論敦煌文獻中的二篇漢皇故事之文本諸問題〉，「第九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（2009年9月25日）。

<sup>7</sup>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編輯委員會：《中國民間故事集成·河南卷》（北京：中國 ISBN 中心，2001年），頁76-78。

<sup>8</sup> 見漢·史游撰，唐·顏師古注：《急就篇》（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，四部叢刊續編景明鈔本），頁31。

心寶鑒·言語》則有「能言能語解人，胸寬腹大」的句子。<sup>9</sup>足見此一俗語淵源流長，從漢至唐，再到有明，一直流行於傳統社會之中。

BD14665 所抄錄的第二則故事之角色也有劉邦，且講的也是漢得天下之前的故事，此故事與漢代荀悅《前漢紀》卷 3〈前漢高祖皇帝紀〉之記載近似，云：

高帝兄弟四人，長曰伯，早卒，追號為武哀侯，封子信為刮羹侯。初，上微時，數將客過嫂食，嫂饜食之，陽為羹，盡刮釜上，聞惡之，故號其子為刮羹侯。<sup>10</sup>

二者的故事主軸大抵相同，惟敦煌本詳述了劉季嫂要子去向已貴為皇帝的叔叔要個一官半職，劉邦先是給刮羹侯的封號，藉機羞辱這對母子，等兄嫂向其道歉後，才正式授予姪兒淮南王的官位。經這麼一鋪陳衍繹，故事鮮活了起來。

而在後來的民間傳說故事裡，我們也可看到類似的劉邦與兄嫂之間恩怨情仇之敘述。如《中國民間故事集成·江蘇卷》有一則「漢高祖探嫂」（沛縣），<sup>11</sup>敘述劉邦打敗了淮南王黥布，班師回京途中，順道回沛縣故里探望親人，他刻意換了破衣爛衫，大嫂瞧不起他，而二嫂待他極好，將家裡唯一家產——老母雞殺了，煮給劉邦吃，二哥也是多所鼓勵，還說要借糧、借錢給劉邦，劉邦大為感動，回京城後，遣人送來了二百斤金子及一隻金母雞。此故事主要的情節仍是漢皇乞食、兄嫂接濟，只是接濟的態度和善——殺雞造食，和 S.3457、BD14665 的漢高乞食婦人一故事相同。

## （二）BD14665 的楊香、韓伯瑜故事及 S.3457、BD14665 所抄之文本屬性

BD14665 所抄錄的第三、四則故事，主角分別為楊香、韓伯瑜，雖與漢高無涉，但它們既然和第一、二則與漢高相涉之故事抄寫在一塊，對於我們討論 S.3457、BD14665 之文本屬性應是有相當的助益，故下文一併論述之。「楊香」，BD14665 作「陽香」，蓋同音訛誤，而文中提及其出自《列

<sup>9</sup> 明·范立本輯，李朝全譯注：《明心寶鑒》（北京：華藝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08。

<sup>10</sup> 見漢·荀悅撰：《前漢紀》卷3〈前漢高祖皇帝紀〉（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，四部叢刊景明嘉靖刻本），頁21。

<sup>11</sup>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編輯委員會：《中國民間故事集成·江蘇卷》（北京：中國 ISBN 中心，1998年），頁48-49。

女傳》，檢視現今可見各種版本的《列女傳》，<sup>12</sup>僅明代汪氏輯《列女傳》卷六有楊香，云：

漢楊香，順陽南鄉縣楊豐女也。隨父田間穫粟，豐為虎所曳，香年十四，手無寸刀，乃搯虎頸，虎亦靡牙而逝，豐因得免。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，旌其門閭焉。君子謂楊香盡孝而不怯死。《易》曰：「履虎尾，不啞人。」此之謂也。<sup>13</sup>

惟二者所敘差異甚大，如籍貫 BD14665 作「弘農」，汪氏輯《列女傳》作「順陽南鄉縣」；伏虎的方式 BD14665 作「捉虎兩耳」，汪氏輯《列女傳》作「搯虎頸」；結語 BD14665 引「詩曰」，汪氏輯《列女傳》則引「易曰」。可見二者引述的《列女傳》之版本，恐怕並不相同。一般傳世文獻載錄楊香故事者，概皆稱出自《孝子傳》，如《太平御覽·獸部四》云：

《孝子傳》曰：「楊香其父為虎噬，忿憤搏之，父免害。」<sup>14</sup>

他如《事文類聚》、《事類備要》，亦謂出自《孝子傳》，記敘近同，<sup>15</sup>只是，敦煌本的《孝子傳》或與《孝子傳》密切相關的《事森》均未見。<sup>16</sup>除了《列女傳》、《孝子傳》載有楊香之事，南朝宋劉叔敬撰《異苑》卷十也有「楊香扼虎」，云：

順陽南鄉楊豐，與息名香於田獲粟，因為虎所噬。香年十四，手無寸刀，直扼虎頸。豐遂得免。香以誠孝，至感猛獸，為之逡巡。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貸之穀，旌其門閭焉。<sup>17</sup>

<sup>12</sup> 蓋有明·汪氏輯《列女傳》（清刻本）、清顧廣圻撰《列女傳》（清刻本）、《典故列女傳》（清刻本）、漢劉向撰清任兆麟選輯《列女傳》、漢劉向撰晉顧愷之圖畫《新刊古列女傳》（清道光五年揚州阮氏影刻本）、清魏于雲撰《重集列女傳例》（清道光《昭代叢書》本）、漢劉向撰明黃魯曾贊《古列女傳》（光緒三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）等，見《列女傳彙編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7年）。

<sup>13</sup> 明·汪氏增輯，明·仇英繪圖：《繪圖列女傳》卷6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602。

<sup>14</sup> 宋·李昉撰：《太平御覽》卷第892〈獸部四〉（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，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），頁5271。

<sup>15</sup> 宋·祝穆撰：《事文類聚》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後集卷36〈毛蟲部〉「搏虎救父」條云：「楊香其父為虎噬，忿憤搏之，父免害。《孝子傳》。」宋·謝維新撰：《事類備要》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別集卷77〈走獸門〉「搏虎免害」條云：「楊香其父為虎噬，忿憤搏之，父免害。《孝子傳》。」

<sup>16</sup> 參寶懷永、張涌泉匯輯校注：《敦煌小說合集》（杭州：浙江文藝出版社，2010年）。

<sup>17</sup> 參上海古籍出版社編：《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）。

與明代汪氏輯《列女傳》所敘近同，或明代汪氏據《異苑》補錄。整體而言，現今於一般傳世文獻所見，不論是《異苑》、《列女傳》，或《孝子傳》，其所敘之楊香伏虎救父，情節均較敦煌本為簡單，用語也較敦煌本為文言。像虎將傷楊父，一般傳世文獻並未提及楊父的反應，但敦煌本云「喝聲大叫」，而一般傳世文獻說楊香與父於田間獲粟，敦煌本則云正在家中的楊香「聞父叫」，「匍匐奔走」往救。而伏虎一環節，一般傳世文獻說楊香手無寸刃，直扼虎頸，敦煌本則云「香遂捉虎兩耳」且「叫喚」，令「天感其意」。這些都使得虎噬楊父的千鈞一髮、楊香往救的奮不顧身，得以突顯。

至於受杖悲泣的韓伯瑜，BD14665 作「韓伯譽」，蓋亦因音近而訛，此故事亦可見於《說苑·建本》，云：

伯俞有過，其母笞之，泣。其母曰：「他日笞子，未嘗見泣，今泣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他日俞得罪，笞嘗痛，今母之力衰，不能使痛，是以泣也。」故曰父母怒之，不作於意，不見於色，深受其罪，使可哀憐，上也；父母怒之，不作於意，不見於色，其次也；父母怒之，作於意，見於色，下也。<sup>18</sup>

同樣的，敦煌本雖已殘，但我們仍可看出它在陳述韓母杖伯瑜時，較《說苑》為詳細。敦煌本敘韓母杖伯瑜前後計有二次：第一次，伯瑜「跪於母前，請杖十下，歡喜和曰」；第二次，伯瑜「向母流淚」，是母今杖已「不痛」，感「母力衰弱」。一前一後情緒的起伏對比強烈。相較之下，《說苑》僅於一開始以「伯俞有過，其母笞之，泣」一語帶過。事實上，關於韓伯瑜受杖悲泣的故事，敦煌文獻除 BD14665 有之，包括《勵忠節鈔》、《語對》、《籙金》等敦煌類書亦可見，<sup>19</sup>今引述如下：

韓伯瑜有過，其母笞之，曾無怨色，後被笞即號慟，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他日得母笞，覺痛，今母之力不能痛，是知母

頁 685-686。

<sup>18</sup> 伯俞，亦即伯瑜。參漢·劉向撰，向宗魯校證：《說苑校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 62。

<sup>19</sup> 另外，敦煌本王梵志詩，也敘及。《王梵志詩》卷 2「你若是好兒」云：「你若是好兒，孝心看父母。五更床前立，即問安穩不。天明汝好心，錢財橫入戶。王祥敬母恩，冬竹抽筍與。孝是韓伯瑜，董永孤養母。你孝我亦孝，不絕孝門戶。」項楚校注：《王梵志詩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 143。

老無力，所以泣也。」(《勵忠節鈔》)<sup>20</sup>

韓伯瑜：《說苑》曰：韓伯瑜有過，母笞之，泣。母曰：吾笞汝，他日未曾泣，今泣，何也？瑜曰：他日笞兒痛，今笞不痛，母力衰也，是以泣。(《語對》)

嘗唾·泣杖……又孝子韓伯諭至孝，母老矣，或嗔責伯諭與(以)杖，伯諭泣淚，恨杖不痛也。(《籛金》)<sup>21</sup>

它們所敘大抵和《說苑》近同，故可知雖同出自敦煌文獻，在敘寫故事卻有二種截然不同的樣貌。大抵而言，BD14665 所抄的四則故事，相較於一般傳世文獻或敦煌類書所載錄近同的文本，不但故事情節的描述都較為細緻，使用的文字也較為淺白。

這就讓人聯想到有中村不折藏本、P.5545、P.3156piece1、S.3877、P.2656、S.525、P.5588+S.6022 等七個寫本、三種系統的句道興撰《搜神記》，<sup>22</sup>句本所收錄的故事雖有部分和目前通行的二十卷本干寶《搜神記》相同，但其敘述的語言、情節均較通行本的《搜神記》為淺白、細緻，如楊寶玉有云：

將兩本互見的條目詳加比勘，可知這些條目的內容基本相同，只是一些人名、地名有異，而文字上除有少量 20 卷本詳而敦煌本略外，更多的是後者詳而前者略，敦煌本往往比流行本增加了一些細節描述，文字也更為細緻、淺俗。<sup>23</sup>

換言之，敦煌本句道興《搜神記》與目前通行的二十卷本干寶《搜神記》雖有些牽扯，<sup>24</sup>但前者當可稱為通俗書面小說，<sup>25</sup>與屬文言筆記小說的後者

<sup>20</sup> 屈直敏：《敦煌寫本類書《勵忠節鈔》研究》(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7年)，頁457。

<sup>21</sup> 以上二則參王三慶：《敦煌類書》(高雄：麗文文化事業，1993年)，頁382、421。

<sup>22</sup> 參寶懷永、張涌泉匯輯校注：《敦煌小說合集》(杭州：浙江文藝出版社，2010年)，頁103。

<sup>23</sup> 參張弓主編：《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年)，頁694。

<sup>24</sup> 《搜神記》除了有二十卷本外，另有八卷本，它與敦煌本的關係較二十卷本為密切，李劍國說：「句道興是唐初下層文人。其《搜神記》每條故事，皆以「昔」、「昔有」開頭，這同魏晉南北朝所翻譯的佛教故事集如《雜譬喻經》、《舊雜譬喻經》、《眾經撰雜譬喻》、《雜寶藏經》、《百喻經》等完全一樣，因此恐怕還和佛門有密切關係。他可能也和唐初許多僧徒一樣對干寶《搜神記》心存仰慕，故而也纂集一本《搜神記》。此書以抄本流傳於民間和寺院而且流傳很廣，所以在敦煌文書中有多個寫本。」

是有所差異的，也和話本一類的講唱文學有段距離。而 S.3457 及 BD14665 所抄錄的四則故事，非但敘述語言的或文或白、情節安排的或詳或略之傾向，與敦煌本句道興《搜神記》較為接近——語言較淺白、情節較詳盡，而且故事結構也與句道興《搜神記》近似：以「昔」字做為故事的開頭，又以「故語云……此之為也」的句子做為故事的結語。故論其文本屬性，當也屬通俗書面小說一類。就其故事的主題來看，四則故事裡，有楊香和韓伯瑜二則屬「行孝」，而二則與劉季相關的故事，則應是強調婦人言行重要性的「婦行」，當然，若以劉季的角度，也可說它們是「報恩」及「報怨」，這些主題在敦煌本句道興《搜神記》裡都可見到。另外，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·條記目錄》於 BD14665 一寫本說「所抄為不知名類書」<sup>26</sup>，大概是將其與《事森》、《類林》等一系的通俗類書連結在一塊，只是通俗類書通俗化的走向「是不再援用原來典籍的文字，僅存事意；或就原來典籍的文字加以渲染及刪節」，但它們終究「猶存類書舊式」，多數仍「說明原典出處」<sup>27</sup>，這和 S.3457、BD14665 所抄錄的四則故事不怎麼相合。因此，筆者以為 S.3457 及 BD14665 所抄錄的四則故事，應是屬於句道興撰《搜神記》一系統的作品，甚至 S.3457、BD14665 就是除了上述句本的七個寫本以外，第八及第九個寫本。

### 三、敦煌俗文學中漢高祖的角色功能與形象

敦煌俗文學中敘及君王且以之做為重要角色的文本其實不少，如〈舜子變〉中的舜，〈晏子賦〉中的梁王，〈伍子胥變文〉中的楚平王、吳王闔閭及夫差，〈韓朋賦〉中的宋王，〈漢將王陵變〉、〈捉季布傳文〉、〈季布詩詠〉、Dx.2320「漢王與張良故事」等作品中的漢高祖，〈李陵變文〉、〈蘇武李陵執別詞〉中的漢武帝，〈王昭君變文〉中的漢元帝，〈前漢劉家太子傳〉中的漢光武，〈韓擒虎話本〉中的隋煬帝，〈唐太宗入冥記〉中的唐太宗，〈葉

---

它雖發現於敦煌，但實際並未消失，大約在宋代有佛徒對此書的某一種已經殘缺的寫本進行增訂綴補，這便是八卷本了。」晉·干寶撰，李劍國輯校：《新輯搜神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〈前言〉，頁60-61。

<sup>25</sup> 參王國良：〈敦煌本搜神記考辨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4卷第2期（1986年12月）。

<sup>26</sup>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「條記目錄」頁16。

<sup>27</sup> 王三慶：《敦煌變文集》中的〈孝子傳〉新探，《敦煌學》第十四輯（1989年4月）

淨能詩〉中的唐玄宗。這些君王，從遠古至唐皆有之，均成了敦煌俗文學的講述者鋪陳故事時的要角。有的是做為整篇敘事的主人公<sup>28</sup>而存在，像〈舜子變〉中的舜、〈前漢劉家太子傳〉中的漢光武、〈唐太宗入冥記〉中的唐太宗即是。更多的是做為主人公的對頭——加害者而存在，像〈伍子胥變文〉中的楚平王即是造成伍子胥逃亡的關鍵人物，而吳王夫差更是令伍子胥喪命的重要人物；〈韓朋賦〉中的宋王則是使得韓朋夫婦離異、喪命的關鍵人物；〈捉季布傳文〉中的漢高祖令季布四處逃亡、躲藏。當然，也有像〈漢將王陵變〉、〈季布詩詠〉及 Dx.2320「漢王與張良故事」中的漢高祖，〈韓擒虎話本〉中的隋煬帝，他們既不是主人公，也不是加害者，而是派遣者，<sup>29</sup>分別派遣了主人公——王陵、張良、韓擒虎展開冒險歷程。或是〈伍子胥變文〉中的吳王闔閭他是做為伍子胥大復仇的相助者而存在。

在這諸多君王當中，又以漢高祖最受敦煌俗文學講述者的青睞，以其做為重要角色的，除了前文提及的四種作品外，前一大項討論的 S.3457、BD14665 二寫本中也有二則以漢高祖做為重要角色。同時，漢高祖在這六種敘事作品之中，其所扮演的角色也未盡相同：有位居主人公者，S.3457、BD14665 的漢高乞食婦人、劉季嫂刮羹二則故事即是；有以加害者現身者，〈捉季布傳文〉即是；有做為派遣者，〈漢將王陵變〉、〈季布詩詠〉及 Dx.2320「漢王與張良故事」等作品即是。再再都顯示敦煌俗文學中的漢高祖樣貌是多變的。

在〈漢將王陵變〉、〈季布詩詠〉、Dx.2320「漢王與張良故事」中的漢高祖，是「派遣英雄人物開始其冒險歷程」的「派遣者」，或者說是做為「發送者」——「是價值的分子者，并且派遣主體去追求客體」。<sup>30</sup>講述者所敘述的故事時空背景是漢高尚未一統天下，正處於與項羽爭天下的階段，<sup>31</sup>在

<sup>28</sup> 普洛普將神奇故事的人物分為：對頭（加害者）、贈與者（提供者）、相助者、公主（要找的人物）及其父王、派遣者、主人公、假冒主人公等七種角色，本文所言的角色功能大抵以此為據。參（俄）普羅普著，賈放譯：《故事形態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73-74。

<sup>29</sup> 或是格雷馬斯（Algirdas Julien Greimas）所說的發送者（sender）。參杰拉德·普林斯著，喬國強、李孝弟譯：《敘述學詞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4。

<sup>30</sup> 以上分參杰拉德·普林斯著，喬國強、李孝弟譯：《敘述學詞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50、205。

<sup>31</sup> 楚漢相爭的故事，在歷朝歷代均廣泛地流傳演出著，以唐五代而言，除了可以在敦煌俗文學裡見到，其他的典籍文獻裡也有相關的記載，如大曆年間有祭盤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、昭宗伶官作〈樊噲排君難〉。參任半塘：《唐戲弄》（臺北：頂淵

這些故事裡要傳達的是誰較能知人善任，誰較能指揮若定。像〈漢將王陵變〉，王陵固然是故事裡的主人公，但王陵與灌嬰前往楚軍斫營，盧綰送戰書及往救王陵母，都是在劉邦的知人善任、指揮若定下被派遣往敵營執行任務的，當然，盧綰救王陵母的行動並不成功，但劉邦面對王陵母自殺身亡一事，大表震驚與哀慟，還親自弔祭與厚葬之，這和前此所形塑劉邦正向的派遣者形象還是能夠相應的。至於〈季布詩詠〉、Dx.2320「漢王與張良故事」今僅可見到片段，<sup>32</sup>我們可以大略推知劉邦在其中大概也是做為一位派遣者的角色，只是其他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。

而在〈捉季布傳文〉中的漢高祖則是典型的反面人物——加害者，扮演和故事主人公——季布對立、衝突的角色。漢高祖之所以誓言「活捉」季布，並將之「粉骨細颺塵」，<sup>33</sup>導因於季布在漢王的群臣面前高聲直喊呼「劉季」，不但數落他「久於闐闐受飢貧」，如鷓鴣似龜龜，卻想披鳳翼掛龍鱗，而且還牽連宗祖，說其「母解緝麻居村墅，父能牧放住鄉村」。這一連串的罵陣語詞，對於當時已貴為君王的劉邦而言，深感羞愧，在群臣面前抬不起頭來。劉邦南面稱尊後，果然下令「捉得賞金官萬戶，藏隱封刀斬一門」，而當搜捕累月，仍音訊全無，這回是「丹青畫影更邈真」，且下令「先拆重棚除覆壁，後教簸土更颺塵」、「藏隱一餐停一宿，滅族誅家盡六親」，展現出一副捉季布不得，誓不罷休的態度。後來確實也逼出了季布，一開始劉邦接受了夏侯嬰的諫言，不但前嫌盡釋，且欲借重其長才，只是，見到了季布後，又「思量罵陣忽然嗔」，危急之際，季布高聲上奏：「分明出敕千金詔，賺到朝門卻殺臣。臣罪受誅雖本分，陛下爭堪後世聞。」劉邦聽聞此數言，「迴嗔作喜」。我們固然可以說，在詞文裡的劉邦是一位反覆無常、既殘暴、自私又無能的君王，<sup>34</sup>但也可以說他是一位愛面子勝過一切的平凡人。季布當初之所以那麼有把握「罵漢王三五口，不施弓弩遣抽軍」，仗勢的就是他洞悉劉邦性格上的此一大弱點，而最後又能全身而退，靠的也是這個。

---

文化公司，1994年），頁699-702。

<sup>32</sup> 參張鴻勛：〈俄藏「漢王與張良故事」殘卷考索——兼論《西漢演義》中楚漢相爭故事的形成〉，《敦煌俗文學研究》（蘭州：甘肅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87-303。

<sup>33</sup> 以下變文之引述，蓋參黃征、張涌泉校注：《敦煌變文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後文亦同，不再贅述。

<sup>34</sup> 李騫：〈談談敦煌本〈季布罵陣詞文〉〉，收入《敦煌變文話本研究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110-120。

講唱此一故事的詞人，或許未能盡符合史實來敘述季布、劉邦、周氏、朱解等人，但卻形塑了一位機智過人的主人公——季布，與一位平凡再不過又可襯托季布的反面人物——劉邦，這或許才是更能貼近一般庶民大眾情感的真人物。

S.3457、BD14665 的二則以漢高做為主人公的故事，講述的正好都是劉邦未發跡前的事件，分別表明劉邦有恩必償、有怨也必報的人格特質。未發跡前，劉邦是落拓的，素昧平生的婦人殺鷄造食款待，有血緣姻親關係的兄嫂卻嫌惡他、刮羹以待；變泰稱帝後，劉邦以金鈎帶贈與「相助者」——婦人，並封其夫上相，也刻意刁難過去不給自己好臉色的對頭——兄嫂。而敘述者在陳述這二則故事時，為了增添戲劇張力，分別安排有其實不認同婦人殺鷄造食款待劉邦的婦人之夫，和聽從母親之言向叔叔劉邦討封賞的姪兒。本可視為劉邦對頭的婦人之夫，卻因婦人而得封賞；而與劉邦無過節的姪兒，卻也因是身為叔叔的對頭——兄嫂之子而連帶遭殃，二者的境遇相去甚遠。當然，二則故事的高潮——婦人的能言能語與劉季嫂的親往謝過，均分別前承婦人之夫與姪兒的行動而來的，我們可說，這二個角色是製造故事高潮、突顯故事旨趣的關鍵人物。

綜觀敦煌俗文學中的劉邦，我們可以發現，發跡變泰前後的劉邦，其形象是有所不同的。敘述劉邦發跡變泰前之事件，包括 S.3457、BD14665 的劉季向婦人及兄嫂乞食，都是史傳所無，描寫的是劉邦的落拓、無賴之相，而〈捉季布傳文〉中季布罵陣數落劉邦的也是這一類的內容。到了元曲也還是喜歡運用這樣的素材，如睢景臣〈般涉調·哨遍〉（漢高祖還鄉）即是，云：

【般涉調·哨遍】社長排門告示：但有的差使無推故，這差使不尋俗。一壁廂納草也根，一邊又要差夫，索應付。又言是車駕，都說是鑾輿，今日還鄉故。王鄉老執定瓦臺盤，趙忙郎抱著酒葫蘆。新刷來的頭巾，恰糲來的綢衫，暢好是妝麼大戶。

【耍孩兒】瞎王留引定夥喬男女，胡踢蹬吹笛搗鼓。見一彪人馬到莊門，匹頭裏幾面旗舒：一面旗，白胡闌套住個迎霜兔，一面旗，紅曲連打著個畢月烏，一面旗，雞學舞，一面旗，狗生雙翅，一面旗，蛇纏葫蘆。

【五煞】紅漆了叉，銀錚了斧，甜瓜苦瓜黃金鍍，明晃晃馬蹬槍尖上挑，白雪雪鵝毛扇上鋪。這些幾個喬人物，拿著些不曾見的器仗，穿著些大作怪衣服。

【四煞】轅條上都是馬，套頂上不見驢。黃羅傘柄天生曲。車前八個天曹判，車後若干遞送夫。更幾個多嬌女，一般穿著，一樣妝梳。

【三煞】那大漢下的車，眾人施禮數。那大漢覷得人如無物。眾鄉老屈腳舒腰拜，那大漢挪身著手扶。猛可裏擡頭覷，覷多時認得，險氣破我胸脯。

【二煞】你須身姓劉？你妻須姓呂？把你兩家兒根腳從頭數：你本身做亭長，耽幾盞酒；你丈人教村學，讀幾卷書。曾在俺莊東住，也曾與我餵牛切草，拽壩扶鋤。

【一煞】春採了桑，冬借了俺粟，零支了米麥無重數。換田契，強秤了麻三秤；還酒債，偷量了豆幾斛。有甚胡突處？明標著冊曆，見放著文書。

【尾聲】少我的錢，差發內旋撥還；欠我的粟，稅糧中私准除。只道劉三，誰肯把你揪捽住？白甚麼改了姓，更了名，喚做漢高祖。<sup>35</sup>

鄉民們從社長處得知將有重要人物還鄉，各個盛裝打扮、裡裡外外盡皆打理，沒想到那重要人物竟是當年替自己餵牛切草、拽壩扶鋤，又借錢不還的無賴漢——劉三，<sup>36</sup>無怪乎險氣破胸脯。相較之下，在敘述劉邦發跡變泰的過程或之後，也就是成了漢王或漢皇，則正向了許多。像〈漢將王陵變〉的劉邦，是知人善任、指揮若定的，當然，講述者也穿插了當王陵、灌嬰二將夜半越對，「諱得皇帝洽背汗流」這樣的情節，這或許與整體的形象不太相符，但卻也同樣增添了幾許真性情。又如〈捉季布傳文〉的劉邦，睚眦必報雖是他在整篇文本中主要的形象，且性情時有反覆，但他終能寬大為懷。而 S.3457、BD14665 的二則與劉邦相關的故事，固然有劉邦發跡

<sup>35</sup> 隋樹森編：《全元散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年），頁543-545。

<sup>36</sup> 明代田藝蘅《留青日札》卷17「劉季非字」云：「漢高祖，荀悅曰：諱邦，字季。蕭何曰：『劉季固多大言。』呂媪曰：『何自妄許與劉季。』呂后曰：『季所居上，常有雲氣，故從往常得季。』夫季當為行，如古之伯仲季，非字也。」故元曲稱之劉三，蓋是也。見明·田藝蘅：《留青日札》卷17（明萬曆重刻本），頁138。

變泰前乞食、無賴嘴臉的情節鋪陳，卻也有稱帝後不忘報恩、寬恕他人等等的正面形象。

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，敦煌俗文學凡論及發跡變泰前的劉邦，均以劉季稱之，這和《史記》的記傳原則不謀而合，清代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五〈史記二〉有云：

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先總敘高祖一段，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，得沛後稱沛公，王漢後稱漢王，即帝位後則稱上，後代諸史皆因之。其實此法本於《舜典》，未即位以前稱舜，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。曰：古時雖樸畧，而史筆謹嚴如此。<sup>37</sup>

故我們在討論俗文學的講述者或作者身分時，恐怕必須更為謹慎，不能因其內容題材、用字遣詞、文本風格等是較平易、淺白、俚俗，而就斷言它們來自文化素養不高、知識水平不佳的人士之手，他們必定仍有一定的文化素養與知識水平，方能注意到此。大抵而言，就本文所討論到的與漢高祖相關的敦煌俗文學作品裡，它們所形塑出來的漢高形象，大抵與史傳是相應的，雖然許多細故是史傳所無，但整體的形象未違背史實。像〈捉季布傳文〉的罵陣情節，就是依據《史記·季布欒布列傳》「布數為項羽窘上，上怨之」之句發展出來的。<sup>38</sup>又如 S.3457、BD14665 的劉季乞食婦人，史傳雖無，但它或取《漢武故事》的柏谷之遇加以移花接木，且或非全然無的放矢，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有劉邦曾「隱於芒、碭山澤巖石之間」<sup>39</sup>，《漢書·樊噲列傳》也有樊噲「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」<sup>40</sup>，史傳未述隱的詳細情形，但正好提供了俗文學講述者、編撰者旁生枝節的大好契機。我們或可借用明代可觀道人對馮夢龍改編的《新列國志傳》之語來評價敦煌俗文學中的這些漢高敘事，他說：「本諸《左》、《史》，旁及諸書，

<sup>37</sup> 清·趙翼：《陔餘叢考》卷5〈史記二〉（清乾隆五十五年湛貽堂刻本），頁53。

<sup>38</sup> 張鴻勛：〈智勇英雄的贊歌——敦煌詞文《捉季布傳文》簡論〉，《敦煌俗文學研究》（蘭州：甘肅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32-150。

<sup>39</sup> 漢·司馬遷撰：《史記》卷8〈高祖本紀〉（臺北：鼎文書局1981年影印新校本），頁348。

<sup>40</sup> 漢·班固撰：《漢書》卷41〈樊鄴滕灌傅靳周傳〉（臺北：鼎文書局1986年影印新校本），頁2067。

考核甚詳，搜羅極富，雖敷演不無增添，形容不無潤色，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。」<sup>41</sup>考核甚詳未必，其他大抵相當。

#### 四、結論

本文一開始先針對 S.3457、BD14665 二寫本中所抄錄的二則與漢高祖相關的故事，探究其源流，發現殘本 S.3457 的「劉季遊學乞食故事」，當可和 BD14665 的漢高報食鷄之恩相銜接，且其或許是嫁接自《漢武故事》的柏谷之遇。BD14665 的漢高報刮羹之怨則可在荀悅《前漢紀》找到近同的文字敘述，蓋從之流行而來的。而像這樣漢皇乞食、人民接濟的故事，在後代的民間故事裡也繼續流傳著，如在《中國民間故事集成》裡就可看到不少例子。再者，筆者也將 BD14665 另二則故事——楊香伏虎救父、韓伯瑜受杖悲泣的源流及文本性質，一併做了討論，發現此一寫本的四則故事情節描述都較其他典籍所載來得細緻，使用的文字也較為淺白，和敦煌本句道興撰《搜神記》頗為相近，就連故事的主題——不管歸於行孝、婦行，或報恩、報怨，也都和句道興撰《搜神記》相合，另外，四則故事的行文結構也和句道興撰《搜神記》相差無幾。故筆者以為 S.3457、BD14665 二寫本中所抄錄的四則故事當也和句道興撰《搜神記》一樣，同屬通俗書面小說，甚至是句道興撰《搜神記》的另二個寫本。

從前文六篇有關漢高故事的討論來看，講述者或編撰者雖是無中生有了許多細故，但卻也把握住核心主軸，著實突顯漢高快意恩仇的基本性格：報恩情，如對王陵、母及殺鷄造食的婦人；報怨仇，如對季布的罵陣及兄嫂的刮羹。這或和佛斯特所說的「一個句子描述殆盡」、「易於辨認」、「易為讀者所記憶」的扁平人物相合，但卻又不全然囿於這樣的形象。像前文曾提過〈捉季布傳文〉報怨仇固然是故事主要形塑的漢高形象，但另一方面也顯露了劉邦愛面子的一面；〈漢將王陵變〉則是形塑漢高知人善任、指揮若定的形象，但另一方面也不時顯露了貪生怕死的一面。而且漢高祖在敦煌俗文學中的眾多君王敘事裡，其角色功能是最為多樣的一位，他可以是故事的主人公，也可以是加害者，還可以是派遣者。這些似乎又說明了它和「可以適合任何情節的要求」、「令人信服的的方式下給人以新

<sup>41</sup> 見黃霖、韓同文選注：《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》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248。

奇之感」、「絕不刻板枯燥，他在字裏行間流露出活潑的生命」的圓形人物相應。<sup>42</sup>筆者於此引用佛斯特扁平人物、圓形人物的特徵、定義，並不是要以之為判準，定敦煌俗文學中的漢高祖究竟屬何者，而僅是用以說明敦煌俗文學的漢高祖形象，固然有民間人物傳說的典型化、箭垛式的傾向，卻也還能展現其個性化、新奇的一面。

---

<sup>42</sup> 以上有關扁平人物、圓形人物的引文，參佛斯特著，李文彬譯：《小說面面觀》（臺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59-68。